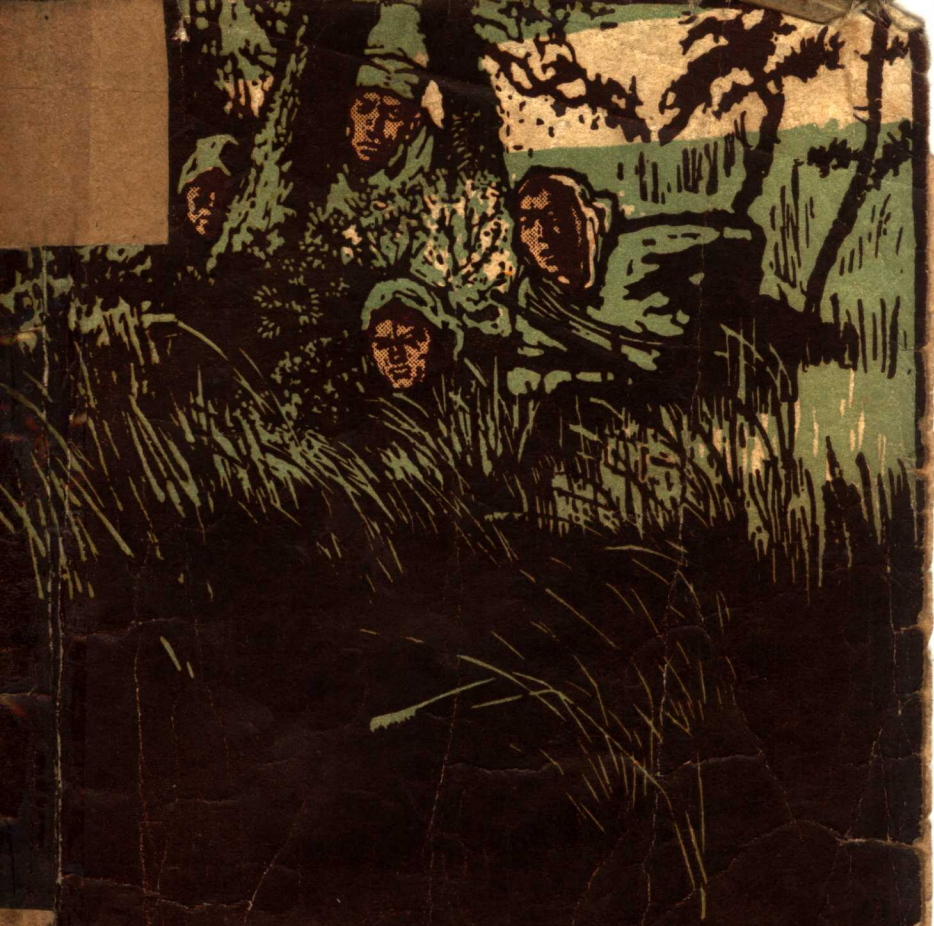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保定外围神八路

馮志著

保定外围神八路

馮志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是一本战斗故事书。

描写冀中区在“五一”扫荡后，党在极端惨酷的环境下，抽调有战斗经验，政治上坚强的干部，组成武装工作队，深入敌人心脏，战斗在保定城郊，打鬼子拿岗楼，周旋苦斗，以少胜多的故事。

保定外围神八路

馮 志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第三号

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 • 4— $\frac{11}{16}$ 印张 • 2 插页 • 107,000 字 印数：69,701—89,700 册

1958年6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三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 10086 • 126 定价：(6)0.42元

獻給偉大的、光榮的、正確的黨！

獻給勤勞的、勇敢的、堅貞的人民！

獻給我的戰友們！

代 序

荆棘的道路，只有不畏难的人才敢走；残酷的环境，吓倒的是那胆小怕死的人。革命的果实，不是平空掉落；幸福的今天，更不是唾手得来的。没有爬过山的人，很难体会到在山顶上的欣慰、痛快；没有挨过饿的人，更不知道糠比肉香、蜜甜。

朋友，你想知道在那刀光血影、战火纷飞的残酷年代里，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着人民走过来的吗？这本书就描绘了在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里，党领导的一支小小武装工作队，机智地趟进保定附近——敌人统治的一个角落，勇敢地 and 敌人周旋、苦斗，以少胜多，以智胜敌的情景。

虽然，它仅描绘了一个不大的角落，却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个缩影。因为，当时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武装工作队，深入到敌人心脏，如此地和敌人斗争着！

作 者

1958.4.16

拔了一个“釘子”

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又到了，庄稼人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忙起来。看来，今年的年景要比去年好。

在之高安（注）三角地区田家桥村休养的汪霞，虽因天热伤口化过一次脓，由于沒有伤筋动骨，慢慢地封口結了痂。

沒等的伤好俐落了，汪霞就想回到工作崗位上，因为沒和刘文彬、魏强他們取上联系，干肚子起急也不能迈腿走，只好天天帮助房东刷鍋洗碗、推碾子搗磨的来干不出門的活計。

她在田家桥住的这家房东，就是田常兴、梁玉环家。这夫妇俩“五一”扫蕩前，都是抗日村干部。如今环境不好不得不隐蔽。

今天，一大清早，田常兴就下地割谷去了，太阳刚出来一竿子高，汪霞給梁玉环搭帮手做得了早飯，等玉环反鎖門朝地里送飯的时候，汪霞胡乱吃飽了肚子，找了个小板床，在昨天間来的棒子堆跟前坐下，一个个的剥起来。手兒剥着黄澄澄的、牛角般的棒子上的皮子，脑子象走馬灯似的想。这一想，又讓她想起負伤前后的一切景象来。

在黄庄村东，金錢河堤頂上和敌人掙扎滾斗时，偏在万分危急的节骨眼上，魏强他們就好象神兵般的，“唵喇”一声赶了来，噼哩叭啦打了敌人个落荒而逃，这一突然的情况，汪霞作夢都难想到。

注：之高安，系指之光、高阳、安新三县的接合部而言。

在枪弹横飞，喊声震天的时候，魏强只好把晕厥的汪霞抱下了堤顶；等汪霞清醒过来，魏强已给她绑扎好了伤口，把她扶上了担架。汪霞躺在担架上，魏强在旁跟随，心地坦然的来到了西王庄——房东大娘的住屋。

那一夜，魏强每次查哨回来，都去房东大娘的住屋看看汪霞。有时，伸手摸摸汪霞温忽忽的前额；有时，嘴凑到汪霞耳旁悄悄的问：“你喝水吗？”魏强的关怀、体贴，象电流似的传在汪霞的身上，使得她的心房剧烈的跳动。每回，除去她睡着了，都是睁开疲倦的双眼，露出感激、幸福的神色，冲魏强微微一笑，这笑，也引逗的魏强眉宇舒开，欣慰的微笑起来。这笑，正是青年男女相互倾倒了相爱慕的心情，他俩就是这样，把久已集聚在心头上的爱，象魔术师揭毯子一下明朗化了，并使相爱的情感朝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第二天夜晚，决定将汪霞送到之高安地区休养去。

头黄昏，魏强将汪霞那支用来自杀未遂，扔向敌人的空槽子送过来：“给你，将它带在身上，预防万一！”

汪霞瞅瞅魏强，望望魏强手里的那支槽子枪，槽子枪蓝汪汪的那么洁净，她明白魏强擦拭过了，从心里感激。但，又觉得对魏强的感激，是个多此一举的事。枪接过，身子朝里挪挪：“你坐下吧！”等魏强在她跟前坐下了，她象个不知足的孩子，坦率的说：“你光给我枪，可一粒子弹也没有，我要它干什么呀？”

“子弹？”魏强乍一听，心里有些暗笑，后又觉得汪霞的为子弹耽心，在这种样的地区，并不是个奇怪的事，忙告诉她：“子弹我已替你压满了枪梭，都是昨天缴获的好子弹，这里还有五粒，你也带起来！”他将攥着五粒小槽子子弹的右手，伸到汪霞的面前。

魏强对汪霞事事照顧的入微，結記的周到，更使汪霞加深了对魏强的喜爱。她心情激动的厉害，她再也不顧一切了，用噙着泪花的眼睛环扫一下宁靜的屋子，屋里就是她，还有靠近她坐的魏强。她伸手去接子弹，同时，也攥住了，狠劲地攥住了魏强的手，大胆的攬在了胸前，而后，又挪到嘴边上亲去。小声的叨念：“你呀！你真好，真是叫人……”泪水夺眶流出来，滴落在枕头上。

什么叫恋爱？恋爱又是个什么滋味？以往，魏强只是在脑子里想过，今天，他才尝到了。他盯着脸上泛起紅暈的汪霞心头上止不住的突突乱跳，比第一次参加战斗都跳的厉害。他想抽回手，抬起身来走，身子、手都好象是不听神經的支配，身子不仅沒抬起来，相反坐的更挨近了汪霞，沒抽回的右手倒和汪霞纖細的手兒握了个紧上紧，就象鰐胶粘住了一般。

他俩完全浸沉在幸福里！

就在那个暫短、欢愉的时间里，汪霞将早已經織好的浅綠色的鋼笔套塞在魏强的手里。魏强将鋼笔套拿到眼前，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而后，将桔黄色的鋼笔装进去試了試，才輕輕地道出两字：“謝謝！”象对待个怕磕、怕碰、怕压、怕挤的値錢的物件，很小心地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。

之后，就因为养伤去，和魏强离开了。这一离开就是两个多月。两个多月的工夫，敌人組織了几班兵力，今天清剿、明天剔抉，天天围住青紗帳拉网鬧騰，誰知，这一鬧把魏强他們鬧到了哪里去？显然是沒在这一块，要在这块，他会早来看我了。他既沒在这块，那昨天又是誰們拿的黃庄据点呢？一准是他們，既是他們，那他为什么不来看看我？是工作太忙忙的，不能因私誤公。魏强从来就把工作放在前头，誰又知道我那一摊子工作怎么样啦？前几天，区里来躲情况的說：“有些村庄

象是敌人长了眼，照直就朝‘关系’家里闖。”这不是敌人情报員的蠢动又是什么？

“唉！就不来个人把我接走！”汪霞手剥着潮呼呼的棒子心里忽东忽西的乱想。

“庆叔，大秋头子上，你这一人騎車子上哪里去？家来歇歇不！”院門外，传来一个妇道人家的問話声。

“十几年沒来，要不是碰上你环姑太太，我还真忘掉你家大門啦。忙領我家去，真，想不到的事，偏偏就做起来。”一个男人的回答，話說的非常急促，語气里还象夹杂着憤懣和不幸。

这是女房东——玉环和一个語音生疏人的對話。

對話声传进院里，心急得正象油煎似的汪霞，好象針扎般的頓时清醒过来。她移动脚步，走近关紧、倒鎖的两扇大門，隔門縫望見門外站立着人，同时，“吼噓！”“吼噓！”

“……”的轟鷄声，也从門外传进来。这是梁玉环向汪霞发出的回避訊号。汪霞扭头走进自己养伤的住屋。

“这不是板床，你坐下，庆叔！”玉环簡單的一客套，边拾掇飯籃的碗筷就又問道：“怎么？我娘是不是……”

沒等玉环把話說完，进来的庆叔很忿怒的学說开：“事情告訴你，你也別太难过了。事情一就这样了，它象洒的一桶水，想收也收不回来。你娘她过去了！”

“啊！——”閨女听說老娘死，就象刀子扎心那样难过，絞痛。玉环和她兄弟梁邦从小沒有爹，是寡妇老娘一手拉扯大的，乍一听到娘的死亡信息，手兒一松，“吧嗒”連碗带筷子扔到地上。眼睛发直嘴张大，不言不語、不走不动的戳在院里，泪珠一串串的朝下滚落，一直呆了好半天，她才卡出哭声来。

玉环的寡妇老娘本来身板很壮实，到底得的什么急病？死的那么突然呢？是这样：

玉环她娘家——梁家桥，在刘家桥村西，相距不到半地。它座落在高保公路北面，和公路肉贴骨头的紧挨着。因为它处在之高安的三角地区，又在保定东面，是清苑管辖的一个大村子，所以“五一”扫荡以后，鬼子在这村南，贴公路安了个据点，据点里修了个五节高的大炮楼子。这个据点从修起的那天，就没断过鬼子，鬼子驻最多时到过一个小队，最少也是一个班。另外，警备队和警察也有个五六十号人。总之，这鬼算是个不小的据点。

现在这个梁家桥据点还住着一班鬼子兵，这个班的鬼子兵也是去年从河南打败汤恩伯以后换下来的。乍一来到，还都带着胜利者的劲头，对什么都是个不怕，天长日久，碰过几次小钉子，再加上伪军们常念叨念叨八路军武工队的厉害，也就处处加小心的戒备了。

日本人知道八路军常夜间出来活动，新近，给梁家桥村下了一道命令：“夜间一律不许点灯，违者打死勿论！”

虽说军令如山倒，老百姓终究不是军队，三天过后，就把这黑夜不准点灯的事扔在脖子后头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玉环她老娘正睡到半夜时分，一阵“嘎！”“嘎！”的鸡的惨叫，把这个老人从梦里叫醒了。都说，老太太三宗宝：“闺女、外孙、老母鸡”这一点不假，玉环她娘一听是黄鼠狼叨拉那一天一个蛋的老母鸡，急的褂子没披、鞋子没穿，光着脚下地就点灯，端起来就朝院里跑。她刚端灯要过二门槛，炮楼上“叭哟”一声枪响，将她打倒在地，手里的油灯扔出了一丈多远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这个老人惨死的消息，一直到吃早晨饭的时候才有人发现，所以也才派个人给玉环送信来。

“……娘啊，你做了一辈子活，受了一辈子苦，想不到落

这么个下场啊……！”玉环低声的哭诉着，当时哭的真有点上气难接下气。汪霞生怕玉环的哭声传出，引来更多看热闹的人，在屋里急的直搓手心。抬头见到蒲团子顶上搁个板升子，“用它发出个音响告诉她！”汪霞心里想着顺手一拨拉，“呱嗒”板升子掉在地上，这声音传到哭泣的玉环耳里，非常的见效，她稍一愣神，立刻不叫喊了，低声的抽泣起来。

送信来的庆叔以为屋里的响动是猫踢蹬下什么物件来，根本就沒理論，瞅見玉环光掉泪不出声，也忙上前劝说：“人死如灯灭，她怎么死，在哪里死，这都是命里注定的事，万万不能由人！你哭坏身子还是自己吃亏。咱得赶快商量安置后事要紧！我来的时候，村里也派人給小邦送信去啦！人們捉摸只要不告訴你娘是枪打死的，他那个孝顺劲会来的，他們队上也会讓他来，等到太阳倒西就能赶到家！”

給梁邦送信去了，这是个意外的消息。汪霞由梁邦回来处理他母亲的后事，随着想到：能趁机抓住这个夜袭队的特务梁邦，不是就把敌人在村里安上的所謂“暗眼”，都能剜出来嗎？

“是，是得利用这个机会捕住他！”汪霞常和魏强他們活动，已經懂得抓“舌头”的重要了，所以她現在就在考虑捕梁邦的办法。

玉环听到这个消息，又勾起她的心事来。她把母亲的惨死和兄弟在夜袭队干不名誉的事加到一起，真是要多伤心有多伤心，要多难过有多难过，于是哭的就更慟了，但是她堵住鼻子，捂住嘴，尽量不叫把声音放出来。

又哭了一陣，才强抑制住。

把报丧的人兒打发走，她跑进了屋，一头扎到汪霞的怀里，叫着大妹子：“你救不了死的，救救活的吧！我兄弟今天要回来，你想个法子救他出了火坑吧，別看他当了特务，他可是个好孩子”的哭诉着，央求着。

玉环她兄弟梁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个，汪霞的心里象明鏡似的。

梁邦的确在村里不是个嘎七溜八的人。五岁上没有爹，姐姐比他大五岁。跟着寡妇娘过日子，虽说日子艰难，在他来说并没抱过屈，多会也是吃在头里，干在后头。事变后，各地組織游击队，各村成立抗日团体，他在青抗先里也呆过一个时候。不过，“五一”扫蕩的时候，他被鬼子抓进了保定城里；后送到老炮队受了两个月的訓練，发給了一身軍装，就扛枪当上了“警备队”。

“警备队”里不光天天学跪下、臥倒、瞄准、射击，还要学打拳。梁家桥有一班子少林会，梁邦小时候在少林会里曾学会了儿套拳术，稀少为貴，“警备队”头子苏沛霖听说有这么个人才，立即提拔他当了个武术教育。

夜袭队第二次讓坂本少佐打了以后，由老松田亲自出馬指名点姓的到处要人。不知誰朝刘魁胜捅了下消息，說：“梁邦能窜房越脊，武艺高强，身板灵活手脚快，一般的平房，小跑步一擰身子就蹿上去。”刘魁胜在老松田耳朵底下一嘀咕，沒过一天，梁邦被調到了夜袭队，干起武装特务来。

“是的，我應該想办法，應該帮助你，你別急，容我再想想。”汪霞很理解玉环的內心苦衷，她只得用同情的口气来安慰、劝解。到底要想个什么办法，把梁邦从黑暗爭取的奔向光明，以便从他的嘴里了解敌人的“暗眼”；滿足玉环的要求呢？她思前想后的掂算了半天，也沒掂算出个眉目来。

她深深感到自己身单力薄，无計可施了。“走，找魏强去！找区委刘文彬去！找見他們共同想办法！”她脑子轉到这，身上的劲头也来了。她冲着头发散乱、两眼紅肿的梁玉环說：“你給我打点个衣裳包，我找人去！”

把解救兄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霞身上的玉环，一听汪霞的口气是那么坚决、肯定，来为自己出力，心里有說不上的感激，用夹袄袖抹下脸上的泪水，二话沒說朝自己屋里走去。等她手提个紅色的衣裳包再进来时，汪霞的假盘头又梳好了，等她将包袱递给汪霞时，汪霞将撸子枪很麻俐的掖到包袱里。

“你在家，等着听信吧！”汪霞怀着坚定不移、困难不畏的横心，朝玉环安撫了一句，扭扭捏捏的走了去。

二

只用一枪就拿下个黃庄据点，誰也覺得是个高兴的事。魏强知道時間不会长，敌人会从城里追出来，沒敢多停留，一把火点着了炮楼子，带上繳获的枪支弹药，押着俘虏們，串着淹沒头頂的秋庄稼，迅速地朝正东轉移了。

环境逼迫的从不敢带上俘虏进村，更不敢带上俘虏到“堡垒”戶家住。找了个块大、茂盛的高粱地，魏强他們站住脚，分头对俘虏做起調查登記，教育宣传的工作来。直到日落西山，星斗滿天，才把几十名俘虏处理完，按照家乡的远近，发給路費释放了。末后，只剩下个灰溜溜，胖得象只猪的哈叭狗。哈叭狗知道武工队不問，也不放他的原因在那里，也就甘認倒霉的不作声，实际上自己心里在拨拉着脱身的算盘。

在刘文彬招喚魏强的时候，魏强冲賈正嚙下嘴：“去，給他扎扮扎扮！”賈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拿起一面肮脏污秽的汉奸旗，走近哈叭狗，嘴里說着：“秋天，蚊子多，咬肿了你这沒头发的光脑袋，可有点吃罪不起！”如同包个籃球，就把哈叭狗的整个脑袋严严的包起来，李东山幫着他一人架只胳膊，“呼呼”的原地轉了十好几个圈，从此，哈叭狗再也辨別不出东西南北来。

小鷄子剛叫頭遍，露營多半宿的魏強他們，披着露水打透的衣裳，離開莊稼地，鑽進個不大的村莊住下了。這村在汪霞養傷的田家橋西南面，相距不過八里地，在金錢河南，也是屬於之高安三角地區的一個村莊。

對待哈叭狗，雖說他是個血債累累的鐵杆漢奸，武工隊並沒怎麼難為他。將他押進房東喂牲口的東廂房，立刻摘掉包裹他腦袋的漢奸旗。如何處治他，得由政府決定，劉文彬腿沒歇，親自出馬尋找縣政府去請示。

天到小晌午，熱勁沒因立秋減退。趙慶田來到西廂房，接替掩在門後，隔門縫負責看押哈叭狗的賈正。“哈叭狗怎麼樣？鬧了沒有？”他態度平和，聲音細小的問。

“鬧不鬧的干什么？還不是等個時候了！他正坐倚牲口槽的閉眼念佛呢！”賈正回答着趙慶田。

“這傢伙是條狼，捆着他也不會老實！”一貫心細的趙慶田，顯然沒有為賈正的滿意回答而放鬆了檢查，他轉身奔了押放哈叭狗的東廂房，他走进去的慢出来的快，象瞅見了刺傷神經的大事，臉兒繃着，眼睛瞪圓，一溜風的回到賈正跟前，氣短話急的問：“哈叭狗呢？”

不是戰場上，從沒見過趙慶田這麼嚴肅、森然。賈正見到趙慶田的神態，知道出了大事，沒顧回答，箭般的鑽進對面屋。屋裡除了小毛驢看着他倆，嘴巴繼續扎在槽裡，安詳的“吮吃”“吮吃”嚼着青草，被押在屋裡的犯人——哈叭狗象會隱身術，沒跨窗戶沒走門的生生遁逃了。哈叭狗今天的遁逃，賈正知道明天，也或許是今天要給這個村，給這一家招來什麼，不由得涼汗出遍全身。他的心，象有人在揉搓，發出陣陣的絞痛。“都怨我！”他埋怨自己地狠勁在當地一跺：

“咚！”吓的吃草的毛驢后退了好几步。

哈叭狗的逃遁，引起武工队的一陣嘩乱。人們七言八語，胡猜亂測的就象攪翻了江。魏强認為哈叭狗不走門的逃掉是件极不可能的事；但，他又深知賈正，賈正虽說脾气暴，說話粗，却是个尽职守責的同志。

到底哈叭狗怎样逃遁的？人們，連魏强在內，暫時都讓这个大問号給憋住了。

三

恨不得一下找見魏强的汪霞，手提紅色的，不太大的一个小衣裳包，快步的走近田家桥西南面，离田家桥不到八里地的小庄上。她想进村找見“关系”，打問下有誰住在这里，又怕大秋头子上，一下难找見，“怎么办呢？”，她脚底下放慢心里思摸。

在离村最远的一块場的場边上，汪霞站在两株柳树下，用一座去年垒的柴草垛挡住，重新化了化装。她的重新化装，就是为的打扮得和群众更一样。她按按假发挽成的圓盘头，放下卷起来的褲腿脚，擲掉沾在鞋上的泥土，用手巾擦下脸上的汗，然后才从包袱里将手枪拿出来。刚想往腰間掖的工夫，就听身旁的柴草垛“嘩啦”“嘩啦”的响了两声，她不由的心头一哆嗦，想掖的手枪，紧忙吞到又肥又长的衣袖里，身子輕輕地朝垛跟前貼，眼睛盯住响动的地方。“是什么呆在柴草垛里，是猪？猪不会朝里藏；是狗？狗不会往里鑽，难道是人？”她的脑子刚轉到人上，一顆头发不多，油光光的大脑壳頂着杂乱的柴草从垛里鑽露出来。

“不准动，干什么的？”汪霞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将手枪托在里右肋下，压低嗓子短促有力的一吆喝，吓得柴草垛里的家伙身子一颤抖，变声变调：“是是是，不动不动！”同

时，两只手习惯地举了起来。

汪霞繼續用枪逼住对方，命令着：“快給我出来！”

对方連答应：“是是是！”象个泥粥里打膩的老母猪，鼓蠕了好半天，才从草垛里鑽出来。

汪霞上下打量打量站在面前的人，心里話：“这是个干什么的家伙？”的确，对方的长象，神情……样样看来都不順眼。矮的象个地魔，胖的象只猪，渾身是泥，滿脸是土。安在螃蟹盖脸型上的一双狡猾的小三角眼，眨眨的活象城隍庙里跑出来的判官。他顛抖双腿，呲牙的“嘿嘿”了两声，嘿嘿的汪霞更犯了猜疑。怎么瞅，她也覺得眼前这个家伙不象个好人。

这家伙就是在賈正眼皮底下逃遁的哈叭狗。他到底怎么逃的？还得从魏强他們把他押在牲口棚里的时候說起。

因为这些天来，老松田領着夜袭队、鬼子三番五次的拉网清剿，鬧的各村人們，都是惶恐不安的。有些村的人，黑夜，干脆到地里睡去。魏强他們来到的这个村，由于地势略高，从去年就展开了挖地道的工作。有了地道，人們都象有了主心骨。遇上个风吹草动就朝地道里鑽。

在魏强他們进村順大街走的工夫，由于有些人戴着白天端炮楼繳获的鋼盔，当时有不少在房上睡覺的人們一瞅見就吓毛了，都以为鬼子来了的乱躲藏；魏强他們要投宿的房东，当然也不能例外，正要打开牲口槽前的洞口朝里鑽，仔細一听声音是自家人，才慌忙的鑽出来，馬馬虎虎的将洞口用柴草一挡盖，就烧水、騰房子的鬧騰开了。

天色大明大亮，沒挡严实的洞口也被哈叭狗瞅見了。他在炮楼上常听伪軍們說：“凡是有洞的村就有地道，地道多能通村外。”这个发现在他[]他忙用肥胖的身子堵挡住洞口，好爭取时机，磨[]麻繩，跳进地道，摸瞎

的逃去。鉄打的房梁磨綉針，賈正接崗后进来巡視的时候，捆綁的繩索刚刚磨断，等賈正回归崗位，周围变成一片沉寂，他紧忙扒开挡洞口的柴草，跳进了地道，他怕留下痕迹被人发现，象只狡猾的狐狸，二次露头，伸手归攏柴草将洞口原封的堵挡上。

哈叭狗跳进地道，認為这是虎口逃残生，使尽全力滾滾爬爬跌跌撞撞順着地道朝前跑，恨不得一下跑到另一个洞口赶紧躡出去。当他的脑袋突然碰到軟忽忽的柴草时，覺得是走进死胡同，心里一下凉了多半截，等用手拽了几把柴草，忽然一絲光亮漏过来。立时又讓他看到了希望，心里高兴地說：“这真是上蒼有眼，天不灭曹！”他再不顧一切的，双手紧扒柴草，身子朝外鑽。头刚露出来，又尖又脆的叫了一声：“不准动！”立刻又吓破他的苦胆。他以为沒逃脫武工队的手心，忙举起双手，服服貼貼的連說：“是是是！”等从草垛里爬出来一瞅，面前吆喝的只是一个拿枪的人，还是个女人！脑子紧忙一轉：“妇女？昨天沒見武工队有妇女呀！”再一回味刚才吆唤的口气“干什么的？”更覺得这个妇女和武工队是两回事，象吃了剂定心丸，立刻由惊恐轉为坦然，也就指手划脚的胡謔起来：“同志，你这一声胆小的眞得吓破苦胆，我当警备队发现我呃，熊我出的这汗！”他眼角扫着汪霞平端的手枪，低头的朝前凑。心想来个冷不防，将手枪踢飞夺过来。

汪霞的警覺性提得比天都高，她退了两步，立眉瞪眼的，手枪朝哈叭狗一点：“你別动！”

“唉唉，我不动！”哈叭狗見面前这个女八路不太好斗，忙陪上一副笑脸。“同志，当然这也难怪你。不过可別拿我当成坏人。我是城里，一[REDACTED]裕丰酱菜园的掌柜，孩子伏假里偷着进山当了[REDACTED]知道了，非要抓我頂賬，